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五

起屠維協洽盡上章浹灘凡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

水經注扶風美陽縣有中

亭水亦謂之中亭川在美陽縣西

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

洗悉薦翻

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

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也國語曰蠻

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注曰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

禹平九土

而西戎即敘

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皆就次叙班固曰即叙者言就而叙之

其性

氣貪婪

婪盧含翻

凶悍不仁

悍侯罕翻又下罕翻

四夷之中戎狄爲甚

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

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

已然之效也

單音禪朝直遙翻

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

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

周禮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稽

音啟

而邊城不弛固守

漢元帝時匈奴單于請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爲不可所謂不弛固守

也

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

周宣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盡境而返比于蟲

不加遠征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

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四裔乘間得入中國

如戎伐魯濟西山戎病燕狄伐衛

邢長狄入三國之類間古莧翻

或招誘安撫以爲已

用

如申繒以西戎攻殺周幽王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與之犄角以敗秦師于殽楚以蠻軍與晉戰于鄢陵

誘音

自是四裔交侵與中國錯居

如徐夷在齊晉魯宋之間鮮虞介燕晉之

境赤狄居上黨之地陸渾戎居伊洛之間義

渠大荔居秦晉之域戎蠻子居梁霍之地

及秦始皇

并天下兵威旁達攘外安內當是時中國無復四裔也

事見秦紀

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

關中

種章勇翻

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

蕃扶元翻

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

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

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

事並見漢紀按漢光武建武十一年馬援討羌降之安帝永初

元年羌反自建武十一年至永初元年凡七十三年數歲之後當作數十歲之後將即亮翻守式又翻騭之日

翻夏戶雅翻任音壬

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

復失

又翻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

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

周都豐鎬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關中之地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

畿服謂邦畿千里之內

士庶

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

盛

蕃扶衰翻

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便輒爲橫逆

橫戶孟翻

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

之人收散野之積

積子賜翻聚也

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

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

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

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

之界

先零罕开析支之地自湟中西至賜支河首陰平武都舊白馬氐地也著直略翻零音憐开苦堅翻

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

廩當作稟給也下廩糧同

各附本種

種章勇翻

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

屬國都尉及撫夷護軍也

戎晉不

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

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也夏戶雅翻

風塵

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閭山河

遠于願翻閭與礙同

雖有寇暴所害

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

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

卒

難乃旦翻悴秦醉翻卒子恤翻終也

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

復扶

又翻荅曰子以今者羣氏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

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

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

樂音洛

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

怖普布翻

故可

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

邊他歷翻爾雅曰過遠也鳩集也

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

謂氏羌之反暴掠平民關

中之人怨毒之戶皆爲讐敵

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治直之翻

道不著而

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

濟遇否能通

否皮鄙翻

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

更工  
衡翻

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

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

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率列恤翻約數也少詩沼翻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

口實謂糧食也

處昌  
呂翻

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

糝桑領翻以米和羹也

故當傾關中

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

害也

氏羌窮乏勢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擠子西翻又子細翻

今我遷

之傳食而至

謂所過郡縣遞給其食也傳直戀翻

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

秦地之人得其半穀

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

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之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

半穀也種章勇翻下餘種同

者以積倉

遺于季翻

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

去羌呂翻

除旦夕

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

暫與同

而忘永逸之

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

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衆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

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

郡

謂并州所統六郡也晉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雜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莫不有焉質呼厨

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質音致

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

三率

率讀曰帥音所類翻

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

結外虜

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八年

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

穀遠

縣漢屬上黨郡

晉省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宋白曰漢穀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

步孤遠故城是也晉地記云穀遠今名孤遠後代語說耳郝散事見上卷四年今五部之衆戶

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

於氏羌

驍堅堯翻

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

心

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

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

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

公正始七年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徙其餘種於滎陽

種章勇翻

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子孫孳息

孳津之翻生也

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

殷熾

熾昌志翻

今百姓失職

民不得安於耕鑿是失職也

猶或亡叛犬馬

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

不逮耳

顧內顧也

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

論語孔子曰丘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

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

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繼介之憂

夏戶推翻

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

詩大雅民勞之辭

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

用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

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異曰考

帝紀云以穎爲鎮北大將軍今從本傳

徵梁王彤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以

河間王顥爲鎮西將軍鎮關中

彤余中翻顥魚容翻

初武帝作石

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顥輕財愛士朝廷以爲賢

故用之

顥安平獻王孚之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爲穎顥各據方鎮以

阻兵張本

夏六月高密文獻王泰薨

考異曰帝紀云隴西王本傳云泰爲尚

書令改封高密紀誤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

晉志太醫

令屬宗正

又以簾箱載道上年少入宮

簾盧谷翻說文竹高篋也少詩照翻

復

恐其漏泄往往殺之

復扶又翻

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

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

謝淑妃太子之母也頠魚毀翻更工衡翻

考異曰模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後悔而止今從頠傳

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

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

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

曰誠如公言然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

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

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

張華

處昏亂之朝位冠羣臣而持心如此天殆假手於趙王倫而誅之也數所角翻爲于僞翻卒子恤翻悖蒲內翻

顧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

說輸芮翻從才用翻

令戒諭賈后以親

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爲尚書

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

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

晉制侍中與給事黃門侍郎同管門下事頠爲侍中專任門下

事賈后之意也顧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

復扶崇



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累累力不聽或謂顧曰

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

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顧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史

華華顏顧戀祿位帝爲人驚駭驚駭語駭翻癡也嘗在華林

園聞蝦蟆蝦蟆何加翻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

爲爲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糜忙

皮皮翻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

如互市更工賈郭恣橫孟翻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

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

孔方

錢園函方天園而地方故曰有乾坤之象孔方亦以錢體言

無德而尊無勢而

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

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

解令聞非錢不發

聞音問

洛中朱衣當塗之士

晉制諸王朱衣絳紗

褻當塗之士謂當路柄用者

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

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

議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顧上表曰先

王刑賞相稱

稱尺證翻

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去

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事

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

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

蘭臺主者御史臺主者也即令史之

類阿屋之隈曲棟屋穩也索山客翻

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

復扶又翻下頌復史復同

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

奔走道路

說文荆楚木也司徒漢丞相之職漢制丞相與太常掌園陵被皮義翻

雖知事

小而按劾難測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搔擾驅馳各競免負

負罪負也于

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

故有臨時議處之制

言法有一定之文而罪有故誤情有輕重故制令臨時隨事情議處

其罪處  
昌呂翻

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爲過當

當丁浪翻

恐姦吏因緣得爲淺深也既而曲議猶不止

曲議謂曲法而議自

爲淺深

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

晉志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獄光武以三公

曹主歲盡考課州郡事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

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

其下

檢校檢束也

事同議異獄犴不平

犴魚肝翻野獄曰犴

夫君臣之

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

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

塞悉則翻斷丁亂翻下宏斷同

主者

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

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

大臣釋滯若

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

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

人主權斷若漢

祖戮丁公之爲也

事見十一卷漢高祖五年

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

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

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考異曰刑法志叙頌奏續顏表之下而云侍中太宰汝南王

亮按顏表引元康八年事時亮死已久蓋志誤也

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

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

郎令史尚書郎及尚書蘭臺令史也出法駁案者謂

出於法之外而爲駁議也駁北角翻

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

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

事竟不行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

魏邵陵厲公正始八年分河東郡之

汾北爲平陽郡

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

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

張華字茂先裴頠字逸民厭於鹽翻

棄典禮而

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

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

狄奴翻

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

敦徒門翻  
索蘇各翻

指洛陽宮門

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銅駝魏明帝景初元年自長安徙之洛陽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

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

數所

角翻廣城君恒切責之

恒戶登翻

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

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

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

之

爲于偽翻少詩  
照翻長知兩翻

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病臨

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

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

郭槐妬狠而垂沒之時所以告

戒其女者如此蓋多權數故其智慮能及此耳復扶又翻下同

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

太子太子幼有令名

事見上卷武帝太康十年

及長不好學

長知兩翻好呼

報翻下同

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

虐

誘音酉

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

朝直遙翻

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

揣初委翻

輕重不差

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

古者擇女必求之名門取其幽閒令淑者良有



以也呼到翻

東宮月俸錢五十萬

俸扶用翻

太子常採取二月用

之猶不足

探吐南翻又他紺翻探取預取也

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

麵等物而收其利

葵亦菜也魯相公儀休拔園葵漆室氏女曰晉客馬踐吾葵使吾終歲不

食葵是也藍盧甘翻草可以染青者也本草圖經曰藍

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蒔三月四月生苗高三四尺許

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

又好陰陽小數多

大黑色五月六月採實麵屑麥爲之

所拘忌

班固曰陰陽家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

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

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

有微苦宜力疾朝侍

苦亦疾也朝直遙翻

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

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宜減省

畫室以五采繪畫室屋也畫與畫同

後園

刻鏤雜作一皆罷遣

鏤郎豆翻

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

國體貶損令聞

敗補邁翻聞音問

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

忌

攣問緣翻

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

晉志太子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

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恐太子不得安

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

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

著陟畧翻

刺之血流

刺七亦翻

錫預

之子也

杜預武帝時建平吳之功

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

能假借之謚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

事裴權諫曰

詹事秦官掌太子家晉初未置詹事宮事無大小皆由二傳咸寧元年置詹事掌宮

事二傳不復令官屬謚后所親昵

昵尼質翻

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

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

故也

爲于僞翻

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

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

賈后殺楊駿廢太后天地之所不容也觀其姑姪之間所言若

此則其心固不能一息安也

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

更工

衡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

娠升人  
翻孕也

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

太子於是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

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

問張華

帝在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愍懷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謂

之四率率所律翻

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

至今日

須昌縣屬東平國卞自縣小吏從令入洛歷官至左衛率

士感知已是以盡

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

東宮俊又如林

時江統潘滔王敦等皆爲東宮官屬馬融曰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又

四

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

錄尚書事

朝直逢  
翻下同

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

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

華自言  
事任不

可以伊  
尹自居

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況

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

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爲雍州刺史

雍於  
用翻

卞知言泄

飲藥而死

賈后剛悍使聞卞言而張華不以告則華  
必死于賈后之手意卞言實華泄之也

十

二月太子長子彰病

長知兩翻彰甫  
斤翻又方閑翻

太子爲彰求王爵

不許虧疾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

爲于  
偽翻

賈后聞之乃詐

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

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

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

臣子以君父  
爲天故以君

父之賜  
爲天賜

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彊飲至盡

彊其  
兩翻遂

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

潘岳此事自當赤族  
其後天假手於孫秀

耳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

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

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

謝妃太子母也要約也言并以書與謝妃約刻期內外俱

發也茹毛飲血謂盟誓也彰字道文蔣氏虧母蔣保林也內主言將立爲后也三牲牛羊豕也北君北帝也按此書不惟無徵左使常人觀之亦知其僞爲而不可信晉朝王公卿尚書黃散視而不敢言張華之諫實亦不敢發賈氏之姦姑引古義依違而言之耳裴頠請檢校傳書者賈氏之姦無所逃矣而亦不敢竟其說上下相蒙宜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大亂也

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

曰通書如此令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

諸公王宗室諸王之

爲公者

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

致喪亂

喪息浪翻

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

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

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

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

長廣公主武帝女下嫁甄

德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



事

欲以此言脅羣臣也

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

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

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拜受詔步出承華門

承華門

東宮門也

陸機

詩所謂振纓承華是也

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

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彪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

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

清談之禍起於何晏何晏猶與曹爽同禍福若王衍者又不逮

何晏

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彪母保林蔣俊

保林良娣漢六宮十四等

之數魏晉以下爲東宮女官品秩師古曰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

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有已卯日食宋志無之按長歷

已卯十七日安得日食

赦天下改元西戎校尉司馬閭續

武帝置南蠻校

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各有長史司馬

輿棺詣闕上書以爲漢

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

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

年三年今適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宜重

選師傅

重再也重直龍翻

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

悛丑

緣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續圉之孫也

閭圉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賈

后使黃門自首

首式救翻下同

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

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宮

令持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

持書御史即治書侍御史

詔宮臣不得

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薨魯瑤等冒禁至伊

水拜辭涕泣

晉志太子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水經注伊水過伊關中東北至洛陽

縣南北入于洛

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

樂廣悉解遣之

樂廣時爲河南尹

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

付郡者河

南尹得解遣之繫洛陽獄者尹不得與故未釋

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

廢徙太子以其爲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

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

說輸芮翻下乃說不辟黜亦翻聞音問

如釋之謚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

攄抽居翻語牛倨翻

廣亦不

坐敦覽之孫

王覽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

攄肇之孫也

曹肇見七十四

卷魏明帝景初二年

太子至許遺王妃書

遺于季翻

自陳誣枉妃父行

不敢以聞

丙子皇孫彪卒

非疾也作霖按彪字道文不當作

考異曰帝紀彪

霖今從傳

三月尉氏雨血

尉氏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

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爲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爲族耳應說是也雨于具翻

妖星見南方

星見妖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妖星妖於驕翻見賢遍翻下同

太白晝見

晉天文志曰太白晝見與日爭明疆國弱小國彊女主昌

中台星拆

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

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君臣乖戾漢天文志曰三台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拆者兩星不相比也

張華少子

諱勸華遜位

少詩照翻翹羽委翻

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

待之

華所謂靜以待之者欲何所待也

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

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中郎士猗

等

右衛督常從督殿中中郎皆屬二衛武帝甚重兵官殿中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司馬雅宗室之

疎屬也從才用翻

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

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

冒密北翻

可假以

濟事乃說孫秀曰

說翰芮翻

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

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

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

言倫秀豫知廢太子

之一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

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

通事令史中書令史也中書侍郎本通事郎官名雖

改令史猶以通事冠之陸機惠帝起

及省事張衡等

省

居注曰張林者黑山賊張燕之曾孫亦吏職也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

使爲內應事將

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

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

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

言百姓望太子

復倫等畏逼故背賈氏復太子以求自免罪

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

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

遲其事而遷延未發也

賈后

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

爲子偽翻

非徒免禍而

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

間古覓翻

言殿

中人欲廢皇后立太子

司馬雅許超士猗皆殿中人也

賈后數遣宮婢

微服於民間聽察

數所角翻

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謚等早除

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

和戶卧翻

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

常自煮食於前

被皮義翻

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

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

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

椎傳追翻

有司請以庶人禮

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

食之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飲飛督閭和

晉制



右衛有飲飛虎賁二督飲飛荆人赴江斬蛟古  
勇士也自漢以來以爲衛士之號飲日四翻 和從之

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

丙夜夜三鼓丙夜一籌三更一點也 癸

已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天

下除害

爲于偽翻

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猶爲

是言邪不顧而出

華素有籌略雅辭氣之悖如此而無以處之蓋亦知衆怒不可遏而已爲

賈后用心不敢背之搏手無策待死而已

及期倫矯詔勅三部司馬曰

晉二衛有

前驅由基彊弩三部司馬

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

中宮

時趙王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

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

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

南

御道之南也

遣翊軍校尉齊王罔

武帝太康元年置翊軍校尉罔居永翻

將

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

華林令華林園令也魏起芳林園後

避齊王芳諱改曰華林園有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晉志華林令屬大鴻臚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

子駱子孫以爲氏又秦之先有大駱

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

誅之謐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

呼火故翻阿今相傳從安入聲就

斬之賈后見齊王罔驚曰卿何爲來罔曰有詔收后后

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

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罔

曰起事者誰罔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

得不然

恨不先誅梁趙也

遂廢后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

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

晉志暴室令屬光祿勳

詔尚書收捕賈氏

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尚書始

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郎尚書郎也師姓景名

倫等斬

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

朝直逢翻

且報宿怨

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

倫秀怨華頠系事見上卷元康六年

結系弟也秀亂關中結  
議秀罪應誅故亦怨之

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

稱詔詰之曰

詰去吉翻

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

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

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

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如此我

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

不從父母

家坐罪而死也

甲午倫坐端門

宮門正南門曰端門

遣尚書和郁持節送

賈庶人于金墉

楊太后太子適之廢史皆不書爲庶人此獨書賈庶人者正其罪也

誅劉

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内外官坐張裴親黨  
黜免者甚衆閭繢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  
肯今果不免命也

語牛倨翻

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爲

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

事

晉志曰丞相相國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爲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

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非復人臣之職也今按宣王懿以丞相輔魏文王昭以相國輔魏皆非人臣之職置

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荇領冗從僕射

荇枯花翻楊正

衡音孚晉志冗從僕射屬光祿勳從才用翻

子馥爲前將軍封濟陽王

濟子禮翻

虔爲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爲散騎侍郎封霸城侯

黃門郎即

黃門侍郎散騎侍郎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皆要

也官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

百官總已以聽於倫

朱氏曰總已謂總攝已職

倫素庸愚復受制于

孫秀

復扶又翻

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

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

屬迎太子喪于許昌

帥讀曰率

追封適子彪爲南陽王封彪

弟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

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

謂太子遺王妃書自陳誣枉衍不敢以聞也

請禁

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

前平陽太守李重榮陽太守荀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

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東督爲記室

魏文

帝黃初二年分魏郡置陽平郡記室主文翰東督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因去疎字之足改姓爲

東續漢志曰記室主上章表報書記

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爲參

軍

殿中郎尚書郎也主殿中曹

組勗之子

勗爲晉初佐命之臣

崧或之玄孫也

荀或爲魏初佐命之官

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

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丁酉以梁王彤爲太

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爲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司空

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後之金紫光祿大夫蓋魏晉之左右光祿大夫也但魏晉之大夫皆爲專官後世則爲寄祿官耳杜佑曰魏晉以來左右光祿三大夫皆銀印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者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

夫 太子適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爲太弟議者不合

言有持異議者也 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



齋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五月己巳詔立臨海

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

太子之廢也歸王妃于父母家

太子

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謚

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 清河康王遐

薨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

沈持林翻

宿衛將士皆畏服

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

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

中護

軍掌兵轉太尉則兵權去矣

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

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允視詔乃秀

手書也太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

此蘭臺令史也

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

下七百人直出

國兵淮南國兵也帳下中護軍帳下也帥讀曰率

大呼曰

呼火故翻

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

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掖門

宮門端門之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

允不

得入遂圍相府

時倫以東宮爲相府

允所將兵皆精銳

將即亮翻

倫與

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

內以應允

左率即左衛率

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

飛矢雨下

陳讀曰陣射而亦翻

主書司馬睦祕以身蔽倫

續漢志尚書三

十六曹郎曹有三主書此主書司馬蓋相國府官屬倫所自署置睦息隨翻姓也

箭中其背而

死

中竹仲翻下同

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

至未中書令陳淮

前有中書令陳準淮蓋準字之誤也

徽之兄也欲應允

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鬪

白虎幡以麾軍進戰非以解鬪也陳準蓋以帝

庸愚故請以白虎幡麾軍欲倫兵見之以爲允之攻倫出於帝命將自潰也否則何以應允

乃使司

馬督護伏盾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

司馬督護亦殿中將校屬二衛

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

之胤乃懷空板出

空板不書詔之板本無詔書而別取空板懷之以出也

詐言有

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

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

陽

不普赦天下而獨赦洛陽故曰曲赦

初孫秀嘗爲小吏事黃門郎潘岳

岳屢撻之

孫秀琅邪人潘岳爲琅邪內史秀爲小吏給岳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

衛

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

建表倫罪惡見上卷元康六年

崇有愛妾曰綠珠

綠珠善吹笛太平廣記曰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

貌石崇使交州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并存  
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遂以石填之

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

陽建奉允爲亂收之

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圖趙王倫考異曰崇傳曰崇建潛知其計

若崇果與允同謀允敗崇應惶懼不應被收時方宴于  
樓上蓋倫秀以舊怨誣殺之耳今按石崇傳孫秀索

綠珠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  
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君

前因自投於  
樓下而死

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爲禍

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

足而乾沒不已乎

蓋戒岳乘時射利不知止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

利爲沒乾音干一說以水爲喻也言其視利而趨雖乾而在陸沒而滅頂皆所不顧也及敗岳謝

母曰負阿母

阿從安入聲

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

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

於朝堂

朝直逢翻

衆皆諫止倫乃貶晏爲賓徒縣王

賓徒縣前漢屬

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晉屬昌黎郡

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

晉志驍騎

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冏意不滿

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爲平東將軍鎮許

昌

爲同自許昌起兵討倫張本

以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錄尚書

事未幾薨 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

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

可通行

謂禪代然後有九錫非常典也

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

九錫之命也

謂周勃霍光定策以安漢室且不聞有九錫之命所以折倫秀之姦謀也

張林

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

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

復扶又以翻下同

以頌爲光祿大夫

晉志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 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

黨大怒謀害頌頌懼自殺頌傳云頌爲光祿尋病卒今從傳

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

其子恭撫軍將軍

撫軍將軍文帝以授武帝遂以代魏倫以加其世子意趣爲何虔中

軍將軍

武帝受禪置中軍將軍統宿衛七軍尋罷已而復置

詔爲侍中又加孫秀

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

右率右衛率也不解此官者欲握東

官兵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并

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彤

爲之彤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

點下

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遠謀深畧

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



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史言倫秀兵已在頸乃圖非望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

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

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晉志光祿

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加特進則品秩與左右光祿大夫同矣晉置興晉郡在唐河州界

詔

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

廞許今翻

以成都內史中山耿

滕爲益州刺史

晉諸王國置內史猶漢王國相也武帝太康九年改諸王國相爲內史考異

曰帝紀作耿勝載記華陽國志作滕今從之

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

懼以賈后親黨連坐

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

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

廡同郡

李特黨類本巴西人趙廡亦巴西人也

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

廡勢專聚衆爲盜蜀人患之

特等入蜀事始上卷元康八年

滕數密表

流民剛剽蜀人懦弱

數所角翻剽匹妙翻悞奴亂翻

主不能制客必爲

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

蜀地阻險

恐秦雍之禍更移

于梁益矣

流民本居秦雍雍於用翻

廡聞而惡之

惡烏路翻

州被詔書遣

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

二城皆秦

張儀所築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今成都府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也少

詩照 廡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

郡構怨日深

州謂益州郡謂成都此言廡滕構怨也

入城必有大禍不如

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

李特等本巴氏蜀人

以其徙居秦州

陳西夷行至

陳西夷謂西夷校尉陳總也行至言總來領西夷校

尉之職行且至成都也晉置西夷校尉於汶山平越中郎將於廣州南蠻校尉于襄陽南夷校尉于寧州且

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

江源縣漢屬蜀郡後

李雄分立江源郡晉改爲多融縣又改爲晉原縣唐蜀州之晉原青城唐安三縣皆漢江源縣地犍居言翻

滕不從是日帥衆入州

帥讀曰率下同

廡遣兵逆之戰于西門

滕敗死

考異曰華陽國志曰戰于廣漢宣化亭殺傳詔按州郡俱治成都不容戰于廣漢又趙廡若

已與滕戰不應欲直入州今從戴記

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

死

請其屍而葬之死讀曰屍

廡義而許之廡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

攄攄至江陽

江陽縣漢屬犍爲郡劉璋分江陽郡唐瀘州瀘川綿水二縣漢江陽之地也

聞

廡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

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

言西夷府攄蜀兵之要順謂耿滕逆謂趙廡使

攄助滕討廡也

誰敢動者攄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

南安

縣屬犍爲郡有魚涪津唐眉州青神縣漢南安縣地宋  
白曰榮州應靈縣資官縣嘉州龍川縣皆漢安南縣比

音必寐翻  
涪音浮

已遇廡軍模白摠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

軍則州可得

言破廡軍則益州可取罪人斯得矣

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

也言順流而退廡軍勢不能追必無所害摠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

吾無嫌何爲如此

兵臨其前猶發是言陳摠持庸人耳

模曰今州起事必

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摠不聽衆遂

自潰摠逃草中模著摠服格戰

著陟畧翻

廡兵殺模見其非

是更搜求得摠殺之

搜尋也

考異曰帝紀廡又殺犍爲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按華

陽國志捷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楊  
邠非密固也載記亦作李苾蓋紀誤  
廡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益州牧

考異曰晉春秋云建號太平元年他書無之今不取

署置僚屬改

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

王官謂晉朝所命者被皮義翻

李庠帥妹

壻李舍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

帥讀曰率楊正

衡曰晶音精武帝泰始二年分扶風置始平郡費扶涕翻他徒河翻

氏苻成隗伯等四千

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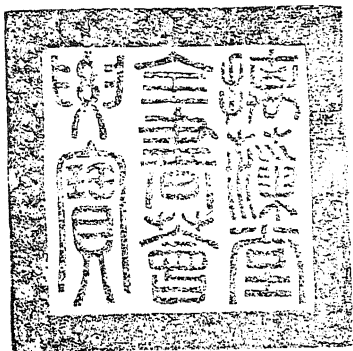
沈約志威寇將軍四十號之第七

封陽泉

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六郡即天水畧陽等六郡壯勇流民之壯  
勇者北道自關中入蜀之道斷丁管翻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梅德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紀六

起重光作噩盡玄  
默閏茂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上

永寧元年

此猶是永康二年正月乙丑趙王倫  
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寧

春正月

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爲涼州刺史

散悉置翻  
騎奇寄翻

軌以時

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爲涼州時州境盜賊

縱橫

難乃旦翻  
縱子容翻

鮮卑爲寇軌至以宋配汜瑗爲謀主

正楊

衡曰汜音凡姓  
也瑗于眷翻

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張氏保據涼土始  
此嗚呼世亂則人

思自全然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亦多矣實融張軌之求  
出河西此求全而得全者也謝晦袁顗之求鎮荆襄此  
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也蓋實融張軌始終一心以奉漢  
晉此固宜永終福祿詔及子孫者也謝晦袁顗志在據  
地險以全身其用心非矣天所不與也然劉焉求牧益  
州袁紹志圖冀部石敬瑭心欲河東皆以之潛規非望  
至其成敗久速則有非智慮所及者

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

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

司馬懿追謚宣皇帝時倫  
以東宮爲相國府謂禁中

爲西宮

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

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

節奉璽綬

璽斯氏翻  
綬音受

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興前軍將

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

帥讀  
曰率

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

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

屯守宮城  
諸門也

乙丑倫備灋

駕入宮即帝位

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將篡位義  
陽王威執詔示嵇紹曰聖上法堯舜之

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威怒拔劍  
而出及惠帝遷于金墉城唯紹固志不從直于金墉絕  
不通倫時人皆爲之懼晉書忠義傳云倫篡位紹爲侍  
中惠帝復祚遂居其職二說不同今皆不取按復祚之

祚當  
作祚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

華林

西門華林園西門也

倫使張衡將兵守之

將即亮翻

丙寅尊帝爲太上

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爲濮陽王

濮博木翻

立世子

萼爲太子

萼枯花翻楊正衡音孚

封子馥爲京兆王虔爲廣平

王詡爲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彤爲宰衡

彤余中翻

何

劭爲太宰孫秀爲侍中中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

票匹

妙翻義陽王威爲中書令張林爲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爲

卿將

卿將列卿及諸中郎將也將即亮翻

超階越次不可勝紀

勝音升

下至

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

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

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  
曰趙武靈王效番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  
滅趙以其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  
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  
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番服有此秦漢即而用  
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采潤而毛采  
不彰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  
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沈約曰貂蟬之說因物  
生義非其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番服秦滅趙以其  
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朝直遙翻

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史記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亦此意

是

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

舊制賢良秀才皆策試而後補官

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

職者皆封侯

守式又翻

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並爲廉吏

郡綱紀功曹之屬縣綱紀主簿錄事史之屬廉吏亦選舉之一科史言倫秀欲以濫恩收衆心

府庫之

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

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

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爲將軍封

郡侯以旂爲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

必爲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

已據晉書孫旂四子並以吏才稱於當世附麗非人至

於滅族擇交之難也然孫旂先與孫秀親善故諸子

從而附會之擇交之不審何以詔其子哉雖慟哭無益也孫族之赤旂實爲之

癸酉殺濮陽

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

朝直

遙翻更工衡翻

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

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荇牋言秀

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

撓火高翻又奴巧翻

可

悉誅之荇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

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各擁彊兵據方

面惡之

冏鎮許昌穎鎮鄴顥鎮關中惡爲路翻顥魚容翻

乃盡用其親黨爲三



王參佐加同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

三司以寵安之 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而未

言驍堅亮翻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

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謂廞使庠招合壯勇以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

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

十餘人考異曰載記曰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今

從華陽國志又國志庠死在本年冬晉春秋在今年春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

今從之

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

即將

亮特流怨歔引兵歸縣竹歔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爲巴

東監軍

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爲涪陵郡涪音浮監音工銜翻

杜淑張粲固執不

許弇怒手殺淑粲於歔閣下淑粲左右復殺弇

復扶又翻

三

人皆歔之腹心也歔由是遂衰

腹心既死歔無所倚故其勢衰

歔遣長

史犍爲費遠

犍居言翻費扶沸翻

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

餘人斷北道屯縣竹之石亭

苾昆必翻縣竹縣漢屬廣漢郡晉屬新都郡唐屬漢

州斷丁

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

者十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

關走文武盡散廡獨與妻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從者所

殺

從才用翻

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廡罪狀初

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廡反表廡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

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

敦

此別一王敦

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

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獻珍玩

尚悅以驤爲騎督

驤斯將翻騎奇寄翻騎督督騎兵

特流復以牛酒勞

尚於縣竹王敦辛冉說尚曰

復扶又翻勞力到翻說輸芮翻

特等專爲

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

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尚至

成都汶山羌反尚遣王敦討之爲羌所殺

汶音岷異曰帝紀在

考

八月疑是洛陽始知今從華陽國志

齊王冏謀討趙王倫未發會離狐

王盛

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濟陰郡唐天寶元年改爲南華縣屬鄆州

潁川處穆

晉書

作王處穆

聚衆於濁澤

濁澤在潁川長社縣

百姓從之以萬數倫以

其將管襲爲齊王軍司討盛穆斬之冏因收襲殺之

考

異曰齊王冏傳曰冏潛與盛穆謀起兵誅倫未發恐事泄乃與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今從三十國春秋

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

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

晉志

曰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武帝以來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歆扶風王駿之子也移檄征鎮

州郡縣國

征鎮四征四鎮居方面者

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

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

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

人望杖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

克矣

茂無也

穎從之以志爲諮議參軍

諮議參軍晉公府皆置之蓋取諮詢

謀議軍事也其位在諸參軍之上

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

盧毓見七十三卷魏

明帝景初元年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

石超等爲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

朝歌縣前漢屬河內郡晉分屬汲郡隋大

業二年改朝歌縣爲衛縣屬衛州有紂所都朝歌城在縣西

衆二十餘萬超苞之孫

也 石苞事文帝武帝功參佐命

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暉

各帥衆爲穎後繼

暉他昆翻帥讀曰率

新野公歆得問檄未知所

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

歆父扶風王駿與趙王倫皆宣帝子

歆於倫爲叔姪其屬親罔於歆爲從子  
其屬視倫爲疎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公宜從趙參軍

孫詢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

弱之有歆乃從罔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

千人以應罔遣使邀河間王顥顥用長史李含謀遣振

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

沈約志振武將軍始於西

漢之末王莽以命王況

罔檄至顥執罔使送於倫

使疏吏翻

遣張方將

兵助倫方至華陰

華戶化翻

顥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

二王

二王謂齊王罔成都王穎

罔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罔刺史郝

隆慮之玄孫也

郝丑之翻郝慮漢獻帝時爲御史大夫

以兄子璽及諸子

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

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

矣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

齊王周時

鎮許昌

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

也

將息亮翻量音良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

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

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

二帝謂宣帝武帝或



曰二帝謂惠帝及趙王倫非也

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世祖

之天下也

文帝廟號世祖文帝平諸葛誕滅蜀始弘晉業

太上承代已久

謂惠

帝時號太上皇

今上取之不平

今上謂趙王倫

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

見

言齊王同舉事必成趙王倫必敗也

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

難將生

難乃旦翻

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

虞翻事吳

主權以直聞

隆停檄六日不下

停問檄不下曹下遐嫁翻

將士憤怒參軍

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

能止

平吳之後揚州移鎮秣陵今於牛渚禁將士往石頭疑此時揚州又還治淮南也

將士遂

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罔安南將軍監

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爲紫宮帝座無他變

晉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

皆在紫宮中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觀徒占天象而不察諸人事此其所以死也監倫必不敗乃爲之固守

爲于

倫秀

古術翻沔迷充翻

聞三王兵起大懼

三王謂齊王罔成都王穎河間王顥也

詐爲罔表曰不

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

魏晉以禁

兵爲中軍

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

衝將軍李嚴

上軍將軍蓋當時所置沈約志折衝將軍始於建安中曹公以樂進爲之

帥兵

七千自延壽關出

晉志河南侯氏縣有延壽城帥讀曰率下同

征虜將軍張

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崞阪關

出晉志河南陽城縣有崞阪關杜佑曰崞嶺在河南登封縣登封故嵩陽也崞五各翻阪音反鎮軍

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

沈約志揚威將軍魏置姓譜莫姓楚莫敖之後帥

兵八千自成臯關出

晉志河南成臯縣有成臯關

以拒罔

三路出兵以拒罔

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

召東平王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

王虔帥兵八千爲三軍繼援

孫會士猗許超三人所將之軍爲三軍

倫秀

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

厭益葉翻

使巫覡選戰日

覡他狄翻

又使

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

以惑衆

嵩山中嶽在潁川陽城縣漢武帝分置密高縣以奉中嶽東漢省併入陽城縣晉陽城縣屬河

南郡著步畧翻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千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倫秀詐以惑衆著步畧翻

閏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

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志曰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

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縱子容翻

張

泓等進據陽翟

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

與齊王冏戰屢破之

冏軍潁陰

潁陰縣在潁川郡潁陰去陽翟四十里

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

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

曰首式救翻

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

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

欲召河北之軍還以自衛

會泓破冏露布

至倫乃復遣之

復扶又翻

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

潁水出潁

川陽城縣少室東南流過陽翟縣之北帥讀曰率下同

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

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

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

朝歌西有黃澤澤水右入蕩水謂之黃雀

溝橋當在溝上

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

敗補邁翻

殺傷萬餘人士衆

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

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

沮在呂翻衄女

六翻復扶又翻

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

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

星行者夜行戴星而行也

穎從之倫賞黃橋

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

一旦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淝水

渙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渙古闡  
考異曰趙王倫傳作激水今從帝紀會等大敗棄

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

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慙不知

所爲

慙母本翻又莫困翻

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

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

孫旂在荊州孟觀在宛

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

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灌

灌取猥翻

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

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

書省皆斬之遂殺孫竒孫弼及前將軍謝悵等

悵徒甘翻

灌

佻之子也

佻音胃

王與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

坐但卧翻

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

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

兵

傳詔者使之宣傳詔命因以爲官名

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

荂皆還汶陽里第

將如字引也荂枯花翻楊士衡音字洛陽城中有汶陽里倫私第在焉楊

正衡曰汶音問

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

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赴金墉城



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

水經注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

聞變棄軍

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

改元永寧

大酺五日

酺薄

乎分遣使者慰勞三王

勞力到

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

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荇

馥虔誅皆誅之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

僅有存者

尚書御史謁者臺門下中書祕書省府諸公府也衛二衛及六軍也

是日成都

王頴至己巳河間王顥至頴使趙驤石超助齊王問討

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

降戶江翻

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

死者近十萬人

近其斬翻

斬張衡問和孫髦于東市蔡璜自

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罔檄斬孫旂

沈約

曰魏武帝分南郡編縣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魚豢曰魏文帝立

永饒治令空桐機

斬孟觀

永饒治當在南陽宛縣空桐姓機名姓譜曰漢覆姓有空桐空相二氏世本云空同子姓蓋因

崆峒山也

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

六月乙卯齊王冏帥衆入洛陽

帥讀曰率

頓軍通章署甲士

數十萬威震京都

晉避景帝諱謂京師曰京都

戊辰赦天下

復

封賓徒王晏爲吳王

晏貶見上卷永康元年晏傳自賓徒徙封代王倫誅復本

考異曰

封今從  
帝紀

甲戌詔以齊王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

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考異曰穎傳曰至鄴詔王粹加九錫進位大將軍

穎曰今當與齊王共輔朝政明已有錄尚書之命但穎

不受歸鄴故朝廷使粹追命之耳且穎功大於冏不應

獨賞冏而穎未河間王顥爲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記

賞也今從帝紀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錢然後殺賜圭璜然後爲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

領左軍

左軍即左軍將軍所統

進廣陵公灌爵爲王領尚書加侍

中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

軍

歆自南中郎將加鎮南

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

號森列

自東漢以來公府皆有掾有屬但不帶武號耳掾以絹翻

文官備員而已識

者知兵之未戢也已卯以梁王彤爲太宰領司徒

彤以太師

領丞相之職

光祿大夫劉蕃女爲趙世子苻妻故蕃及二子

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爲趙王倫所委任

冠古玩翻

大

司馬罔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爲中書郎

中書郎即

中書侍郎琨爲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爲尚書令劉暉

爲御史中丞

暇他昆翻

王衍爲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

將出

鎮荆州也

與冏同乘謁陵

乘繩正翻

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

帝弟之親

故曰至親說輸芮翻

同建大勲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

其兵權常山王又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又謂穎曰天下

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

憂懼者以冏與

又穎必阻兵相圖將罹其禍也

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

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今齊王欲與大

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

省

穎母程才人冊爲成都太妃記曲禮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

委重齊

王以收四海之心

委朝政之重於齊王則四海之人謂穎功大不居將歸心於穎

此計

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于東堂慰勞之

勞力到翻

穎拜謝曰

此大司馬罔之勲臣無豫焉因表稱罔功德宜委以萬

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

東陽城門

洛陽城東面北頭第二門曰東陽門

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

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

水經注鴻臺陂在洛陽東北二十里其水東流左合

七里澗武帝泰始十年立城東七里澗石橋

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

滂沱淚下如雨

也惟以太妃疾苦爲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

穎同辟新興劉殷爲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爲記室督

漢建安三年曹公置軍謀祭酒晉制文武官公及諸方面征鎮府皆置軍諮祭酒漢三公及大將軍府皆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奏報書記曹公輔漢以陳琳阮瑤管記室晉諸公府皆有記室督攄抽居翻尚書郎

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苟晞參軍事

晉諸公諸從公爲持節都督增參軍爲六

員吳國張翰爲東曹掾孫惠爲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

及順陽王豹爲主簿

晉制東曹在倉曹之上戶曹在倉曹之下廷尉屬官有正監平魏分

南陽立南鄉郡武帝太康中更名順陽郡掾俞絹翻豹補教翻

惠賁之曾孫

孫賁吳主權從兄

榮雍之孫也

顧雍吳相也

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

養羊亮翻

人以穀帛遺之

遺于季翻

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酌

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

長知兩翻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劉殷後

事劉聰貴顯女克聰後宮何足尚也

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

可侵也罔以何勗爲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

有功者葛旗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皆爲縣公委以心膂

號曰五公

葛旗阜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旗音與考異曰路秀

帝紀作路季今從齊王同傳

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



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

穎亦表封

盧志和黃董洪王彥趙驥等

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

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

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黃橋戰士

斂力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

士萬四千餘人

此淝水之戰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司寇蘇忿生之國也瘞於計翻

皆盧

志之謀也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

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

復扶

又翻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嬖卑義翻又程太妃愛戀又博計翻鄴

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罔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

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辯理得免死爲于偽翻

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

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難乃旦翻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

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爲陸機陸雲爲穎所

殺張本秋七月復封常山王又爲長沙王武帝太康十年封又爲長

沙王楚王瑋之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今復舊封遷開府驃騎將軍東萊王

蕤凶暴使酒數陵侮大司馬罔

數所角翻

又從罔求開府不

得而怨之密表罔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廢罔事覺

八月詔廢蕤爲庶人誅輿三族徙蕤於上庸上庸內史

陳鍾承罔旨潛殺之

考異曰帝紀六月庚午蕤與王輿謀廢罔事覺得罪甲戌罔爲大

司馬按誅輿詔已稱罔爲大司馬則輿事覺不應在同爲大司馬前今從三十國春秋在八月

赦天

下東武公澹坐不孝徙遼東九月徵其弟東安王繇

復舊爵

繇廢徙見八十二卷元康元年

拜尚書左僕射繇舉東平王楙

爲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

考異曰楙爲平東督徐州九月繇復爵按楙傳繇

爲僕射舉楸爲平東故移在絲還後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

入蜀者

下遐嫁翻  
雍於用翻

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

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

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

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

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

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爲己功寢朝命

寢封拜  
特流之

命也下遐嫁翻

不以實上

所謂條列者不以實  
上上時掌翻下同

衆咸怨之

六郡之衆也

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

上時掌翻

時流

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

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閭閻式詣

尚求停至冬

復扶又翻下日復復值同

辛冉及捷爲太守李苾以爲

不可

捷居言翻苾毗必翻

尚舉別駕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

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

弢他刀翻爲于僞翻下數爲同

尚用冉苾之謀

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

送至爲致

冉性貪暴欲殺流民

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

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

剽匹妙翻移即移書也流民安於蜀土雖以朝

命驅使還本猶恐其不去況欲設關以奪取其資財是速之爲亂也

尚移書梓潼太守張

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

蜀劉民分廣漢立梓潼郡諸要者凡路所通其地當往來

之津要者施關者先未嘗立關今特設之特數爲流民請留

數所角翻

流民皆感

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

帥讀

曰率處昌呂翻

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購募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

送六郡酋豪李任閭趙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

蜀叟自是一種首  
慈由翻任音壬

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

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

期

申重也求重爲期限使流民得自寬也

式見營柵衝要謀擒流民歎曰

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

回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

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

民也今趣之不以理

趣讀曰促

衆怒難犯

左傳鄭子產之言

恐爲禍

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

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

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

閻式已覘知冉

等之

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

兵戒嚴以待之冉苻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

斷丁亂翻日

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

爲所虜矣宜爲決計

欲一戰以決之也

羅侯不足復問也

復扶又翻

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

襲特營

帥讀曰率

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



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

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

謂特雖求

申行期而去計已成也

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

辛冉爲廣漢太守故稱之

尚言冉輕用兵爲特所敗使其勢愈張也張知亮翻

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共

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

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

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驃堅堯翻

進兵攻冉於廣漢

廣漢郡治廣漢縣後宋置遂寧

郡齊梁加東字後魏改廣漢縣爲方義縣後周改東遂寧爲遂州方義爲遂州治所

尚遣李苾費

遠帥衆救冉

費扶涕翻

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

陽

德陽縣後漢置屬廣漢郡至唐屬劍州

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

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閭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

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才

李苾字叔平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式前爲

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

晉人稱方面專征之將率曰節下杜弢字景文爲于

偽人懷桑梓

桑梓祖父之所樹以遺子孫者故謂懷故鄉者爲懷桑梓

孰不願之但

往日初至隨穀庸賃

謂往日流民初至蜀之時無以自給隨所往逐糧出力爲人傭作賃

女禁翻

一室五分復值秋潦

潦魯皓翻雨水貌復扶又翻

乞須冬熟

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

以致爲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

即就也治嚴猶云治裝也治直之翻

不過

去九月盡集

日月已過者爲去

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

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

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爲將帥閭式李

遠等爲僚佐羅尚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灋三

章施捨賑貸

杜預曰施恩惠捨勞役

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

悅尚頻爲特所敗

敗隋邁翻

乃阻長圍緣郾水作營連延七

百里

水經注綿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耶江載記曰尚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師

古曰耶音疲

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南夷校尉統南中都

郡

十二月潁昌康公何邵薨

封大司馬冏子冰爲

樂安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太安元年

是年十二月齊王冏死方改元太安此猶是永寧二年

春三月冲太孫

尚薨

冲諡也

夏五月己酉梁孝王彤薨

以右光祿大

夫劉寔爲太傅尋以老病罷

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

討李特

姓譜秦穆公子食采於衙因氏焉衙縣漢屬馮翊

軍于梓潼

梓潼縣漢屬廣漢郡

劉蜀分廣漢置梓潼郡唐劍州之梓潼普安黃安永歸武連臨津劍門皆漢梓潼縣地潼音同朝廷復

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于德陽

復扶又

羅尚遣督護張

龜軍于繁城

繁縣屬蜀郡劉昫曰唐彭州九隴縣漢繁縣地宋白曰益州新繁縣本漢繁縣

特

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

兵於陽沔

敗補蕩翻下所敗同

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

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

巴西郡唐爲閬果二州之地劉蜀改漢葭萌縣爲漢

壽縣晉又改爲晉壽此本之漢舊縣名而書之唐爲利州之縣谷葭萌二縣地

博走其衆盡降

降戶

河間王顥更以許雄爲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

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大司馬冏欲久專大

政以帝子孫俱盡

太子遁死帝無子矣  
彫臧尚死帝無孫矣

大將軍穎有次

立之勢

穎於帝諸弟  
之次當及

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

表請立之癸卯立覃爲皇太子以冏爲太子太師東海

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

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陁

陁與  
狹同

蕩力戰

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  
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

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塞碩守德陽

塞九件翻姓也

李

驤軍毗橋

今懷安軍西北有中江源從漢州彌牟雒水毗橋水三水會爲一江懷安軍漢廣漢新都

縣之

羅尚遣軍擊之屢爲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

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

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

數所角翻

特勢

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

建寧古滇王國之地漢開置益

州郡劉蜀更名建寧郡唐爲昆州之地

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

特

朱提縣前漢屬犍爲郡後漢屬犍爲屬國都尉劉蜀分置朱提郡唐爲曲州之地朱提蘇林音鉢時雍於

用翻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穀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

而辭意不遜穀誘而殺之冬十一月丙戌復置寧州罷寧

州見八十一卷以穀爲刺史齊武閔王罔既得志頗

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壞音怪制與西

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

也易大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

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



兆矣

齊桓公與鮑叔牙管夷吾甯戚飲酒酣叔牙爲壽曰願君無忘在莒時願管子無忘束縛於魯時甯

子無忘飯牛車下時

又與問書以爲唐虞茅茨夏禹

嵇紹之言祖其意

卑宮

唐虞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蒿卑宮室

今大興第舍及爲三王立宅

爲

豈今日之急邪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問耽於宴樂

不入朝見

樂音洛朝直遙翻見賢通翻

坐拜百官

坐受百官之拜也一說天子用三公

九卿諸將軍猶引而拜之今

符勅三臺選用不均

以私意選

用符勅三臺使奉行不均之大者也

凡史書其人將敗必先敎其致敗之由此左氏傳例

嬖寵用事

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問府即加考覈

魏制蘭臺遣二御史

居殿中伺察非法及晉置四人史言罔但欲專權考竟殿中御史不知無君之迹愈著

南陽處士

鄭方

處昌呂翻

上書諫罔曰今大王安不慮危宴樂過度一

失也

樂音洛

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

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爲念三失也

蠻夷不靜謂李特等寇亂

梁益也

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賑救四失也

此一失蓋指成都王

穎運米以收河南人心而不敢察察言之耳

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

不踰時而今猶有功未論者五失也

兵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

利也此言穎上之功猶有未叙者

罔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

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

冒莫北翻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將即亮翻以

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荷下可翻

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

其難而不以爲難謂在穎上時也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之此言婉而

切處昌呂翻惠切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老子曰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

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吳太伯以天下讓曹子臧以國讓今乃忘高

亢之可危

亢口浪翻  
高極爲亢

貪權勢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

逍遙重墉之內

重直  
龍翻

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

時也

潁翟謂潁  
川陽翟也

罔不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攄曰或勸

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

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

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

菰一名蔣本草曰菰  
又謂之茭歲久中心

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至後結實乃  
雕胡黑米也蓴生水中葉似鳬茨春夏細長肥滑三月  
至八月爲絲蓴九月至十一月爲猪蓴鱸魚  
出吳松江者佳吳人以爲膾甚美蓴殊倫翻歎曰人生

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

省悉景翻

長史葛旗以其廢職白罔徙榮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

庾袞

姓譜庾姓堯時爲掌庾大夫因氏焉處昌呂翻下處要同

聞罔暮年不朝歎曰

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帥讀曰率慮音廬

王豹致賤於罔曰伏思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

獲終者

元康元年楊駿誅繼而汝南王亮死永康元年張華裴頠死

乃事勢使然非

皆爲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

軌

又復扶翻

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闕右成都

盤桓於舊魏

曹魏以鄴都基王業故謂之舊魏

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

方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

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

有悔

易乾上九爻辭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退則據于蒺藜

易困六三爻辭陶弘

景曰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若菱而小有三角長安最饒人以故多著木屐今軍家乃鑄鉄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爲蒺藜易云據于蒺藜言其凶傷也爾雅翼蒺藜蒺藜詩曰牆有茨蒺藜昨失翻蒺力脂翻又力兮

翻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

豹因此語掇長

沙王人之怒以殺其身

依周召之法

名讀曰邵

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

鄴罔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來輔天

子

周之時周召分陝而治爲二伯以來輔王室故王豹欲依以爲法宛於元翻

罔優令答之

長沙王又見豹賤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

打殺罔乃奏豹讒內間外

間右

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

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

縣讀曰懸

昔伍子胥爲吳王夫差所殺將死曰縣吾目於吳東門見越之入吳也豹倣此語

罔以河間王

顓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顓

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罔軍事夏

侯奭兄亦在罔府含心不自安

顯附趙王倫奭爲顯所殺事並見上永寧元年

又與罔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顯詐稱受密詔使

顯誅罔因說顯曰

說輸芮翻

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

甚得衆心

推吐雷翻

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

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

禽也去齊立成都

去羌呂翻

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

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

虓宣帝弟

東武城侯虓之少子虓虛交翻

顯上表陳罔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



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

廢冏還第以穎代冏輔政顥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

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

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復扶又翻

穎將應之

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顥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

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

將若之何

二王謂河間王顥成都王穎難乃旦翻

尚書令王戎曰公勲業

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

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旗怒

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

謂尚書也

賞報稽緩

賞以報功故曰賞報稽留也緩

遲也責不在府

自謂過不在齊府也

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

偽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

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僞藥發墮廁得免

李含屯陰盤

魏收地形志陰盤縣漢屬安定郡晉屬京兆郡鴻門戲水皆在縣界余按漢京兆與

馮翊以渭水爲界安定在馮翊之北晉安得割安定之陰盤以屬京兆邪此魏收之誤也水經注冷水逕陰盤

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漢靈帝建寧三年改新豐爲都鄉封段熲爲侯國後立陰槃城其水陰城北出謂

是水爲陰槃水又北絕漕槃溝注于渭是則李含所屯之陰盤也五代史志隋廢後魏平涼郡入陰盤縣地形

志涇州有平原郡治陰盤縣一志之間兩陰盤並載而不覺其誤以是見史學之難精也劉昫曰唐涇州良原縣隋陰盤縣是即漢安定之陰盤縣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漢新豐縣故城亦謂之陰盤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陰盤縣寄理於此是即京兆之陰盤也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帥讀曰率檄長沙王又使討冏冏遣董艾襲又

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

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

千秋神武門宮西門也東漢曰神虎

晉及南北諸史皆唐羣臣所定唐太祖諱虎避之改爲武

冏使人執驕虞幡唱云長

沙王又矯詔又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

雨集火光屬天

屬之欲翻

帝幸上東門

此上東門非洛城之上東門宮城之上東

門也

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

枕職鳩翻

連戰三日罔衆大敗

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罔以降

何勗與罔同起兵時爲中領軍

降戶江翻

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趣牽出

趣讀曰促

斬於閭闔門外

水經注曰按禮王有五門謂臯門庫門雉門惠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

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閭闔門余按天門曰閭闔法以名門又按晉志洛陽城西有廣陽西明閭闔三門未知孰是此時忽忽奚暇

徇首六

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罔子超冰英於金

墉城廢罔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

改元太安

李含等聞罔

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

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馬是歲

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

晉受魏禪奉魏帝爲陳留王

鮮卑宇文

單于莫圭部衆彊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擊其別

帥素怒延破之

單音蟬帥所類翻

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

廆於棘城

復扶又翻

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灋

制已在吾筭中矣諸君但爲力戰

爲于偽翻

無所憂也遂出

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

考異曰載記作素延下云素延怒率衆圍棘

城按燕書紀傳皆謂之素怒延然則怒延是其名也

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

其衆數千家降于虜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虜以爲建威將軍虜以

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

識音志記也

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

訊清允

慕輿蓋亦鮮卑之種別爲一姓史言慕容廆善用入

資治通鑑卷八十四